

文苑

津田子輿氏碑陰記

教授秋月胤永

故第五高等中學校生徒。津田敬義字子輿。東肥高瀨町人也。舊熊本藩醫官津田昌礎君長男。母宮本氏。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。以病卒於熊本市寓居。其明日葬高瀨町大覺寺。距生僅十有七年也。時學校長平山太郎氏將以十一月率全校生徒試修學旅行於肥筑間。以余職在教授亦與焉。生徒皆踊躍待期。子輿氏亦奮將行。以得途次省

其親也。先報之。相待有日。先期十日罹病焉。遂不起。一行乃以十一月六日上程。皆惜子

輿氏不在。余輩亦豈得不哀。既而經過前肥前後筑歸路至高瀨。昌礎君贈鮮魚及菓物。曰。兒臨終故寄書曰。善謝我諸先生同學諸君。且泣且語。又曰。唯惜兒不在此行伍中焉。

余與戶澤教授代衆往賻之。明曉臨發。一行至子輿氏墳寺。校長與教員起立。使生徒行捧銃禮。喇叭手吹吊悼之譜。音節悽愴。父母親故莫不爲灑淚。先是昌礎君以醫鳴於地方久矣。尙自以爲不足。欲使其子漸次入大學。遂學於獨逸。以大成其業。而今如此。子輿

氏無乃齋志而沒哉。父母之痛哭亦可知也。既而君郵送子輿氏攝影二與略履歷。請余記其碑陰。諾而未果。督促至三四。余亦昨年亡長男。覺感想殊深。今春有故。至伊倉歸途過高瀨。復吊子輿氏墓。昌礎君導余。令迴覽邸宅庭砌。紅梅方開。橙實猶滿枝。家屋新築。

父母之於子之情狀  
寫出如畫妙筆々々

增營殆有輪煥之美。指示曰：某樹兒所嘗植也。某樹兒所最愛也。某室兒居處也。君時齋  
咽余亦絃然。又將呼夫人氏語舊曰：臥矣。曰：病乎？曰：傷兒也。今猶愁臥在蓐矣。余強呼與  
語。一拜而聲淚共下。不能仰視。余亦泣。乃知父母至今猶如此者。子興氏既伶俐而勤學  
又孝於父母也。抑親之愛子雖無有厚薄孝否之異。自不能無別。其所送影子。一比三歲  
父氏授句讀者。一則其就木年所撮也。容儀端麗。肅然有夙成之風。子興氏初以十四  
年一月入高瀨小學。至二十三年能了其高等全科。同年來熊本學於高等中學豫備有  
進校。至九月入高等中學爲補充生。如四書五經及古文前後集等。皆家庭所授也。而詩  
經及古文前集。則背誦終不忘。時或作詩。其寄鄉里詩曰：驚花時節在他鄉。咫尺歸心恨  
不忘。昨夜園林風雨惡。洗紅墜粉送春光。亦可誦。結末殆爲讖。情意藹如父母之鍾愛。與  
所期於他日。亦可以想也。余每試中學生徒業次。輒思子興氏而在。進與某生同級。或超  
出諸子。當夏期試。或應進入豫科。嗚呼惜乎哉。余當時徃吊昌磋商君詩曰：花月風雲嘆逝  
川。何圖魂氣忽歸天。苗而不秀誰無惜。半死斯翁尤憫然。昌磋商君本有一男一女而已。一  
女既嫁。無復有子也。而君亦老矣。嗚呼哀哉。余既失嗣子。猶有三男。其一嗣前人。其二或  
文或武。皆異道。無復可使君養者也。噫。嗚呼哀乎哉。惜乎哉。第五高等中學校教授從六  
位秋月胤永撰。

明治二十五年某月某日何某刻

全篇句句皆淚。字字皆血。一讀之下。悲風颯然至。不能復讀。雖余旣然。況於津田翁乎。

益三 拜讀

鬼神說 俗仙子

天有有之理。而有風雨寒暑焉。地有有之理。而有人獸草木金石焉。夫旣有有之理。則耳可以聽其聲。目可以視其形。身體皮膚可以觸其氣。故余知天有風雨寒暑。地有人獸草木金石也。然而世之所謂鬼神也者。果爲有乎。爲無乎。未必可爲無也。古今人皆言之矣。未必可爲有也。幽々冥々。無可測之道矣。其有與無。暫舍焉。余謂人之於鬼神。多在一心之作用也。心來鬼神。亦能去鬼神。非禮不視。非禮不聽。非禮不言。非禮不動。安身立命。毫不愧天地者。則足以使鬼神避焉。其所思者不良。其所行者不善。則其心不安。俯仰回顧。惴々惟懼。故無聲無形無臭之鬼神。自撫心浮腦。而發于耳目耳。若夫離人心。而單曰鬼神者。古人有曰。不知爲不知。又曰敬而遠之。則是可也。

源義經論 遷軒伊藤龍吉

義經躬自任天下之重。嘗膽臥薪。日夜刻苦。欲以復父祖之業。夫義經一身之成敗者。關源家之興廢。源家之興廢者。關天下之盛衰。其任重責大也。如此豈可輕決成敗哉。當此時。舉天下疾平氏之專橫。欲臨機以發事。會義經舉義旗。於是源氏之餘孽。風靡來赴。能